南齊書

三

志第一

蕭子顯　撰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

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輯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條群儒其前史所詳並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

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録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

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殷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

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愼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

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邪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

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揔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

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
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
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
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
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
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
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
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
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

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
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黄初中南郊明
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
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
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
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
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
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
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

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
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
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
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
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
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
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
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

衷其云郊為天壇則當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為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

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
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
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
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
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
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
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
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

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
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
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
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
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
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
祀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
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

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
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
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
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
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
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
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

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

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

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
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
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
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
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
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
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
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
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

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九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

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

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
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
應郊堂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
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
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
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
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
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
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

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

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閒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

毋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爲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壯檢案經

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
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
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
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
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
權作小陳帳以爲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
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
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有情意記
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

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
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
愜羣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
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
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宇之構雖殊俱非
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
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
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
王撝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曇

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攜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爲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

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爲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爲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王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

四尺其廣論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負十二丈
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
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
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
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
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
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
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
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

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咸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呼嗟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勅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

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祀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後以高祖配食一人兩

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
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
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
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
坐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
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
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
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

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
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
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
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
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
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
如攜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
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
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

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竝配參議以佟之爲允詔可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爲便從之及太子穆

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
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
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
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巳下五世親
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
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
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
之徒空有遷毀之議亘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

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世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辟由下祭殤嫡無關廟

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内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

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

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

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
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
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
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
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
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
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
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

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
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
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
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
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
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簴充庭情深
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
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
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

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麪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勑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踈重檐閟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八纂南頓尹巳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輒荷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發漢明之夢肇祀故宫孝享旣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鮮華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貫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令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

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諲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外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

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
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
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
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
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
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
之俱正禮既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
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

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縻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衞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

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

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從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

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
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
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旣同有蒸
嘗何爲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故號以
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
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
宜遠篡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
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

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
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
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
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得尋伐鼓用牲
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
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
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
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

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内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又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

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荅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向北則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

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祠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鄗上頹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竝不同仍舊不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

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荅君復是君背臣令言
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
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
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
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
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
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
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
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兆接對之時也

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加 静此

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尒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

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

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年外懼虧盛
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不若
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爲
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
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
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
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爲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

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泰吴地崇敬日月故冬
至祀天於貟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
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姉月周禮典瑞
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
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
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
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
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
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
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
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
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
次天地敬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貝融玄之言得其
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
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

冕而執鎭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
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
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
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
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
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
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
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
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

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
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
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
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
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
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
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
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
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

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圓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膺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

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寔爲僭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

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

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

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籍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

亥耕于鈎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
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
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華魏宋之因晉政是
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
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水辰含
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
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
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
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

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大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

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
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
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儛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
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
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
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
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
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

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
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
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
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
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
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
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
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
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

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

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巳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
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
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令
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
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賛者結
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 父兄也尋其言父及
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
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 君
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
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
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
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
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
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
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
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
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

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幷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

郎并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竝同并撰立賛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賔肇加元服棄尒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旣清嘉薦旣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

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庭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許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而猶用醮辭實為

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

付善可

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煒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内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

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旣
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
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
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
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
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
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
與承竝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

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
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
鳴鐘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
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
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辯色而行事矣
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
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
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
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

刻庭燎起火羣臣集傳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並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

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
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
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
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
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
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
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夫淵池
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

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文詔罷三日弄具令相
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褉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
暢萬物訖出姑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
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
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
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
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為大忌民人每
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後

遂爲曲水案高后枝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
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
水之象也今據禊爲田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
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析晨之說於事
爲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
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
東華門馳皇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

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
承以爲舊准

志第一　　南齊書九

志第二

禮下

臣蕭子顯撰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遷祔葬廣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

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旣窆之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脩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

喪王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
重邪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
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
者於居宮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牋
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乗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
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
之東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

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畫龍升降云何
又用幾翣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
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
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
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
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効尤從
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
復置何處翣自用八從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

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

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竝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

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
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没
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
而月之異朔所以吴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
理今杖朞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於祥禫必
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禫相去二
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
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
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朞事旣同條情無

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為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朞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

不可踰又荅淵難曰合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朞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揔而苞之朞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設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塗具舉經紀之吉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朞二朔以放後歲名有歷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

也鄭射王賀唯云朞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朞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朞之祥不得方於綅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歷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

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詔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太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堊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

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
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
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
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
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及在家之子
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
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
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斷長絕於宗廟
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

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爭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毁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寔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

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

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

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於

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

爲永制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

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

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

爲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微疎遠故不得盡禮

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
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
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
宮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
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朞今至尊旣不
行三年之典正服朞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
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
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

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朞服臨淄江既非
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竝不得服詔依所議
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
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
曰既久廢停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朞内不奏樂諸王雖
本服朞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
姻娶便應竝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
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

世考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胥堯

及放勛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
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
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
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
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
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二
學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為名立義生自古之
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

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
李撝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
故苴杖不設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
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
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
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
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
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
教謝曇濟議夫喪禮之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

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
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孝
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
天眷祇禮七廟并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設
太學博士崔偃同陶韶議太常沈淡同李撝議
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墨濟議祠部郎何佟之
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
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
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宇垂訓無窮

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宫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進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宫門變戎服著衣帢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贊曰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彛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志第二　南齊書十